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叶雨婷

聚焦

# 重振县中有了顶层设计

# 还是

生源流失严重、缺少优秀教师、基础条件薄弱。近年来，县域中学的日子不好过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曾经，县中也曾辉煌过，走出了一批又一批寒门学子，但随着超级高中的出现，城镇化的加速，校舍条件的限制，县中塌陷，已成为亟待解决的教育问题。

12月16日，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计划》)，从生源保障、教师队伍、托管帮扶、标准化建设等方面，为重振县中给出了一揽子的顶层设计。

## 违规跨区域掐尖招生 不行！

如今，县中的优质生源流失已成普遍问题。对此，《计划》指出，坚决杜绝违规跨区域掐尖招生，防止县中生源过度流失。规范普通高中招生秩序，稳定县中优质生源，吸引优秀人才在县中长期任教，激发县中办学活力，促进县中持续健康发展。

## 防止县中生源流失 到底应该怎么做？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表示，按照中央有关部署要求，在2021年招生工作中，教育部指导各地大力推进普通高中公民同招和属地招生政策，着力构建规范有序和监督有力的招生机制，积极促进城乡教育公平发展。

强化招生工作监管，要求各地全面建立地市级高中阶段学校统一招生录取网络平台，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省级统一招生录取网络平台，切实加强招生计划和录取过程管理，加大对违规招生行为的查处力度。

此外，该负责人强调，要增加农村学生升学机会，十四五期间高校招生有关专项计划将继续对基础教育薄弱地区予以支持。

## 发达地区挖抢县中教师 不行！

近年来，县中里的好教师被挖至或跳至市或省级高中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对于县中的发展来说，是又一个重大打击。

对此，《计划》指出，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程序办理教师流动手续，严禁发达地区、城区学校到薄弱地区、县中挖抢优秀校长和教师，对未经组织人事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同意，恶意从县中学校挖抢人才的，停止学校各类评优评先资格。

另外，《计划》要求，教育行政部门不得挤占县中教职工编制或长期借用县中教师，严禁公办学

校教师在民办学校任教，并于2022年秋季开学前完成整改。实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适当提高中小学中级、高级教师岗位比例，中高级教师岗位设置适当向县中倾斜，合理核定县中绩效工资总量，绩效工资内部分配向优秀人才倾斜。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表示，要健全县中教师激励机制。要求各地适当提高中小学中级、高级教师岗位比例，中高级教师岗位设置适当向县中倾斜，合理核定县中绩效工资总量，绩效工资内部分配向优秀人才倾斜。

## 超级中学搞大班额 不行！

尖子生掐尖、好教师挖抢、清北指标占光，这是一些超级中学的办学口号。不少教育界人士表示，就是因为这样的野蛮办校方式，导致区域教育生态的整体恶化和教育水平的整体降低，弊害很大。

对此，《计划》提出要实施县中标准化建设工程。要切实加大地方财政投入，并严格学校建设经费管理，严禁超标建设豪华学校。扩大教育资源。要求

在常住人口5万人以上或初中毕业生2000人以上的县，原则上应建设1所普通高中。

如何加快消除大班额和有效控制大规模学校？该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各地综合实施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在化解大班额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2020年全国普通高中大班额比例为9.45%，比2017年下降了近21个百分点，但中西部地区大班额比例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部分地区还存在大规模学校问题，直接影响了教育质量，也不利于学校管理和学生身心健康。对此，《计划》进一步提出了工作目标和要求。

一是加大消除普通高中大班额专项规划实施力度，全面消除56人及以上大班额，普通高中新入学年级班额不得超过55人。二是对现有大规模学校，各地要结合实际制订规模压减实施方案，积极稳妥化解大规模学校，并随着办学规模调整，优化校舍资源配置和功能结构，有效改善教学条件和学习生活环境；严禁随意撤并县中，新建普通高中规模不得超过3000人，防止出现新的大规模学校。该负责人说。

探索

# 天大建筑学院推倒看得见的教室围墙，打破看不见的学科藩篱

# 打造未来教室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通讯员 赵晖

这学期，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新启用了一座教学楼，其命名充满了工科生的简单直接——建筑北馆。整栋楼将极简风做到了极致。上下两层，4000平方米，就是一间大教室。教室里没有讲台，没有复杂的多媒体设备，只有围坐在若干长桌旁的几百个充满奇思妙想的头脑。

来自建筑学系、城乡规划系、风景园林系、环境艺术系等多个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们，会在同一时间聚在这里上各自不同的课，讨论形形色色的项目，灵感和创意在开阔跨界的空间里流淌、碰撞、生长。

这座建筑的设计者希望从推倒看得见的教室围墙开始，打破看不见的学科藩篱，探索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 拆掉教室的隔墙

从各个角度看，这座充满现代工业风格的建筑，都是以学生为中心展开设计的。

同学和老师围坐在若干个长桌旁，有的画画的、有的用工具打磨模型，还有的三五成群听老师讲评。几百个人在同一间教室思考几百个不同的问题，丝毫不显杂乱，各自井然有序。

围炉式教学一直是建筑专业授课的特色。建筑系副系主任郑颖老师是北馆空间设计的主要设计师之一。她说，跟其他学科不同，建筑专业的学习是项目式的，多专业交叉学习与训练，更便于项目的完成。

建筑系教师朱蕾正坐在几位同学中间为他们的设计作点评。这是本科二年级的设计课。朱蕾指着一张平面图上的过道，对作者说，这个过道你设计的是600(60厘米，记者注)，你过去看看看一年级同学的作业，回来再考虑下这个过道能不能过人。

此时建筑学院本科一年级刚刚完成尺度认知作业，也就是说，要根据人体尺度、行为尺度精准地把握房间尺度、家具尺度。

像是颇具创意的装饰，北馆的门、窗、楼梯、柱子、走道等基本建筑构件上被学生们用不同的字体和图画标注了尺寸。墙上画着一身肌肉的运动员，拿着扫把的清洁工、长发姑娘和孩子，每个人的头、肩、手部都分别标注着不同数字，让高矮胖瘦一下子有了形象的量化。

教学楼大门1.5米宽，工作台70厘米宽，60厘米只是一块地砖的宽度，作为过道确实太窄了，那位来旁听学弟学妹课程的二年级学生边琢磨边往回走。此时，隔壁班老师的一句话飘进了他的耳朵，做设计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不同面积收的税也不一样，这又提醒了他，户型面积还需要合理分隔才行。

这样沉浸、多元的教学情景，时刻都在北馆发生着。学建筑需要开放的视野，也需要更多元的交流。郑颖说。整个建筑主体的设计者是中国著名建



学生正在小组讨论



教室 天津大学供图



学生制作的创意标尺 胡春艳/摄

筑大师、建筑学院教授崔愷院士。当时学院提出的设计要求主要只有两个字——开放，因此偌大的教室只有廊柱没有围墙。

一楼一进门是三年级学生的学习空间。低年级学生每天来上课，都要经过学长身边才能到自己的座位。新生赵方晓喜欢在二、三年级学长评图的时候过去看看，有时候发现某处材料选择很妙，我会记在心里记下来，在适当的时候借鉴。

郑颖也注意到，有的三年级学生也会去楼上找来一年级的学弟学妹帮忙搭建模型，这正是我们希望达到的学习状态。对于建筑学专业而言，课堂学习时间、内容都有限，不同专业、年级的朋辈交流能彼此不断扩展学习的宽度与广度。郑颖说。

教室内的家具设计处处体现设计者的良苦用心。公共通道两旁1.6米高的储物柜，让两边的空间有相对独立的围合感，站起来垫个脚就能看到隔壁，坐下来又是一个比较私密的空间。

二层以大一为主，考虑到新生需要更多的交流，特地没有设置高柜。为了让同学们抓住随时可能降临的灵感，教学楼四壁还设置了许多可以涂鸦的金属白板，累了、烦了还可以用来解压。

建筑学院副院长许崇操刀设计了课桌设计，这里的书桌比普通书桌高了5厘米，坐在这儿不仅能让学生的背挺得更直，还能帮学生提半口气，让身体就知道，这里是学习与工作的地方。

## 从跨专业到跨学科

比拆掉看得见的围墙更难，是打破学科间看不见的隔阂。朱蕾老师是二年级组长，她拿着一份多专业老师协议的设计作业任务书——独立住宅。这个项目

基地选在天津北部山区的一个小村——西井峪。学生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比如在有高差的地形上如何营造舒适的居住空间，村落如何通车入户，外观是否能与山村风貌和谐统一，山林地如何借景对景和造景？

朱蕾说，这个设计虽小，但五脏俱全，涉及建筑、规划、园林、环艺等不同专业的知识，以前学生想请教跨专业的专业问题可能都不知道去哪儿，去找谁。现在就是个桌子的事，站起来打个招呼就能问，还不明白，那就过去听课。

随着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墙”没有了。许崇说，建筑系学生从二年级学到四年级，每年至少要做4个项目，每个项目要进不同的组，跟不同的老师，也有不同的同学一起合作。也就是说，每8周做一个项目，一个学生可能就画了一张图，可跟着小组看老师评图，就能看到大约10组图，倘若再看别的班的评图，收获的就可能是好几十个创意。

离北馆不远处，是天津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水利馆的旧址，如今这里改造为西苑，毕业班的学生，以及一些硕博学生在这里学习。

旧厂房改造的毕业设计大教室右边是新工科教学平台——建筑构造实验室、数字化建造实验室，左边是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

走进陈列着斗拱、角梁的建筑，推开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就来到了建筑史的研究世界。与古色古香的想象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这个曾登上国家宝藏舞台的研究所充满了现代科技感。

一进门就是VR/AR实验室，带上眼镜就能进入虚拟世界，不仅能穿越千年进入各个时代的建筑史，还能采集人在不同环境中的各种生理数据，为以后设计更舒适或者更威严的建筑空间积累数据。

建筑材料检测实验室中不仅有学建筑的学生，还有学计算机、自动化、材料学的，甚至还有管理专业

的。实验室一侧是古色古香的各种建筑构件，一侧是现代的分析仪器，中间一张长桌跨越千年。一位参观者感慨：无现代不历史。

天津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张龙教授介绍，天津大学工科大学底蕴深厚，有很多跨学科的合作点，比如我们跟材料学院合作，分析复制古代青砖；与地质学院合作，用碳14测年份，辅助古建筑断代；与智算学部合作，共同研究古代建筑的数字化保护与展示。

在材料学院的实验室，人们能看到一个很魔幻的画面——深空探索，宇航飞船上用的先进陶瓷与500余年前修城墙的青砖放在一起，仿佛现代前沿的材料科学与悠久的历史文脉遥遥相望。

教学楼的另一端，在一堆工业设备中间最抢眼的是新中式木结构建筑模型。在这个平台上生发出的是可持续建成环境、韧性城市、数字化建造与设计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方向。

## 在开放格局中培养未来人才

教室的变化给学生带来最大的改变是——喜欢泡教室了。赵方晓常常在这里待到晚上11点多，几点闭馆几点走。在这里让她感到身心舒适，有时候晚上会有一些社团的同学到这里来排练，合唱团也会来这里唱歌。

三年级学生李志恒发现，晚上没课的时候，很多同学会穿着睡衣，踢着拖鞋到这里来学习。累了随时可以到天台上去仰头盯着天空发呆，也可以盯着窗外，刷刷掉叶子的红枫叶。

大家也愿意花心思，装修自己的工位，每个工位都带着个人特色。最大的收获是交流多了，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人在一起，思想碰撞随时都能发生，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这对大家来说都是好事。李志恒觉得在这里学习效率提高了不少，更让他惊喜的是，在这里还常常能邂逅国内外著名建筑师，他们也会在这里做公开演讲。

建筑是天津大学的王牌专业之一，出了不少大师，作为天大建筑的老师，要为未来培养大师。天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孔宇航相信环境育人的力量，而教学环境的改变源于教学理念的改变。

学院通过引入调研、讨论、小组学习等多种师生互动的教学手段，培养学生思维的逻辑性。开放式的氛围不仅来自打破空间的阻隔，学院积极整合社会、国际优秀教学资源，培养学生思维的开放性，通过提供国内外多元化的教学平台，为培养学生的原创性思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国高等教育正在从标准化、知识型教育转向个性化、创新型教育，建筑师的角色也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被动型、单一化的工匠转变成主动型、综合化的设计人才。孔宇航说，传统知识导向型的建筑学教育面临着巨大挑战，打开围墙，是要在一个更大的格局上，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培养人才。



扫一扫看视频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不稳定性给各国留学生造成了严重影响，很多留学生因为疫情无法出国留学。前不久，澳大利亚政府公布允许留学生与签证持有者入境的政策，但是由于病毒变异以及疫情引发的各种余波仍在继续，各种隐患仍然存在，即便边境重开，昔日的留学热门目的地澳大利亚是否还是中国学生的理想选择呢？

## 疫情风险依然很大 留学性价比降低

自疫情暴发以来，澳大利亚政府的抗疫政策就一直饱受诟病，甚至因为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都存在懈怠和漏洞，入境隔离酒店发生的传播竟时有发生，有些地区的单日确诊数据总是居高不下。以墨尔本大学所在的维多利亚州为例，仅11月29日一天新增的确诊病例就达千例有余。

为了规避疫情风险，一些学生选择不亲赴澳大利亚，而是在国内学习线上课程。留学本是让自己开阔眼界、提升学术水平，但现在天天都在家上网课，很没有参与感。一位不得不在国内上网课的留学生说。

虽然澳大利亚的大学为了吸引海外留学生，即便是边境开放后也会同时开放线上、线下两种授课形式，但是毫无疑问，线上授课的效果会大打折扣。据一些留学生反应，用线上授课软件组织学生讨论的时候，老师会把一组里几个学生分到一个房间，但是在某些中国学生选课人数比较集中的线上课堂里，一个房间里可能大部分都是中国学生，老师根本不管房间里大家发言讨论的情况，课堂效果可想而知。况且留学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不仅仅是学习课堂内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在异国他乡沉浸式的学习体验，而在遇到的问题并独立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全方位地提升个人能力，因此很大一部分学习是发生在课堂之外的，跟全额的学费相比，这样的留学性价比就没有那么高了。

求职优势降低，留学相当于镀金，已经成为认知的误区。近年来很多获得澳大利亚学位的学生发现，他们在回国就业中并没有很多优势，留学相当于镀金，已经成为认知的误区。

一直以来，留学后具备外语的、语言沟通能力，依然是留学生的主要竞争力。但一份由全球化智库(CCG)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19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相比2018年，这一竞争力有所下降，从73%下降至59%。由于国内高校教育理念的国际化以及对于语言能力的重视，留学生认为其在国内发展的语言优势正逐渐下降。

选择回国就业留学生们认为在国内求职时，面临的问题多是由于长期在国外生活，信息上有差异引起的。其中，海归学生感到迷茫的部分主要集中在对国内的就业形势和企业需求、市场环境和发展需求，以及在国内的人际关系方面。

另外，根据教育部官方统计数据，2016—2019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逐年攀升，累计超250万人，同比增速呈上升趋势。智联研究院2021年1月发布的《2020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海外人才回国发展意愿更加强烈，海归回流势不可挡，国内疫情影响效果更好，成留学生选择回国因素(占比56.8%)。2020年向国内岗位投递简历、有意在国内发展的海归人才数量较2019年猛增33.9%，66.6%的受访海归更看好疫情后的国内发展。结合教育部和智联报告数据推算，2021年海外留学生学成回国人数可能超过100万人，海归就业压力空前增大。

如果不打算回国就业，仅仅是把留学当作移民的跳板，澳大利亚是不是一个理想的目的地呢？据了解，近年来澳大利亚越来越倾向于单纯地把国际教育当作一种创收的资源，职业清单上列出的专业说改就改，甚至某个专业的学生可能还没有毕业，相应的职业就已经从职业清单上移除了，让学生多年的筹划顿时成了一场空。教育产业希望来的留学生多多益善，但是移民部门却随时准备收紧口子，很多学生可能会顿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再加上，自从疫情开始，澳大利亚媒体不负责任地煽风点火、政府不断挑起事端激化与中国的矛盾，针对华人、甚至是亚洲面孔的歧视和攻击屡见不鲜，因此，留学对于个人成长和发展来说是件大事，需要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谨慎考量和选择。



12月10日12点多的复旦旧书店 王烨捷/摄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王烨捷

最近几天，位于复旦大学邯郸路校门附近的复旦旧书店，门庭若市。

在充满书香气味的老馆里，很多读者发现，买书要靠排队，结账排队要靠金鸡独立，这样才能在有限的空间里抢到便宜的、绝版的旧书。

此前，曾在一代又一代青年心中留下深深烙印的复旦旧书店正式宣布开张。12月10日，是关张截止日。但最近几天，由于太多读者要求买书而不得，老板不得不增加了几天强行营业。有读者给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发来这家旧书店的近照显示，尽管楼下广告纸已被相关工作人员撕去，但赶来抢购的读者仍然络绎不绝。

在上海普陀区工作的年轻人小吴，已经连续两天

# 复旦旧书店难说再见

来复旦旧书店打卡了。第一天买了十几本书，花了100多元，第二天买了6本书，花了50多元。小吴过去常来这里淘旧书，我们刚工作，挣得不多，又喜欢看，这里买书很划算。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复旦旧书店承载了很多像他一样的年轻人的读书梦。

老板张强把自己的手机号贴在书店门口。近期，有超过1000名读者，20多家媒体记者加了他的微信。有复旦大学的在读学生，一起凑钱给书店送来了关门鲜花；有2000年就从复旦大学毕业的老读者，带着正上幼儿园大班的女儿前来抢书，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读者，隔三差五就来这里打卡带点书走。

读者们对这家书店的不舍，远远超出张强的想象。各种说不上是什么媒体的记者，拉着他东拍一段视频、西拍一张照片，时不时让老板往这里挪腾一下，往里挪一下造型。张强都谦虚地一一配合，都是为了我们书店好，我也想让大家记住这里。这两天，已经承载了各种感动包围。直到12月9日晚上11时多，张强还在忙着给读者结账买单。

张强说这家书店老板能带给读者留下回忆一样，总有一些读者也能在书店老板的心里留下烙印。今年已经94岁的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郭景仪，从复旦旧书店开张第一天开始，就是这里的常客。

过去几乎天天来，后来年纪大了，大约一两个月来一次，让家里人搀扶着过来。复旦旧书店位于一栋老楼的二楼，没有电梯，郭教授最近一次到访是在两个月前，家人搀扶着慢慢上楼。见到张强，郭教授用力一拍他的背：张强，我的老朋友，我来了！

张强对郭景仪有印象，是书店开张好多年以后了。学生群体经济拮据，郭教授却很阔绰，别人都是一本本地买书，郭教授是一捆一捆地买。他让张强把成捆的旧书送到他家，却只允许他把书放在门口，不让放进房间。

后来张强才知道，郭夫人对郭景仪买书颇有微词。堂堂的复旦大学教授，只能每天悄悄地从门口那个隐蔽的楼梯间，两册、3册地往家里搬书。张强跟郭教授熟悉后，有一次进了郭教授家，他终于明白郭夫人为啥不给他买书了，整个房间，就像我的旧书店一样，到处堆满了书。

据说，郭教授还曾因为书实在太多了，遭到楼下邻居的投诉。说他这么多书，不要把房子楼板压塌了！张强说。

正是一个又一个像郭景仪一样的读者，支撑着张强的书店一直开到现在。有段时间，全国多家书店关门，媒体争相报道，一个从高中开始就在复旦旧书店淘书的复旦大学学生，跑来把自己刚刚花了200多块钱从张强这里买走一两

天的书，拿回来给张强。

50块，让他回收了去。张强说，这套书才看了没两天工夫，一点没有损坏，回收价本可以很高，但对方强硬表示，只要50元。这个年轻的大学生对张强说：这套书真的很好看，我想让更多的读者看到它，便宜点，你收回去，再卖给别人。

这几天，总有老读者来帮张强呼吁保留旧书店。已经75岁的老伯陈鸿坤，是这家书店的常客，得知街道要对这栋楼进行升级改造，他只见到记者，就会大声说出自己的意见，这种特别有文化的店，承载了莘莘学子读书梦的老店，应该要保留！

最近一段时间，在看到复旦旧书店关门的消息后，上海有多个区向张强抛出了橄榄枝。有街道干部，还有区领导直接托人来回询问的。张强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近期正在与书店附近的物业协商，仍然想把书店开在复旦大学附近，我们名叫复旦旧书店，我们的老读者很多都是复旦的学生和老师，想继续待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可以舒舒服服看书的地方。

我应该还是维持乱糟糟的风格。张强说，因为这是读者喜欢的样子：书本几乎没有分类，买书全靠缘分。矮矮的、站不直身子的阁楼上，随便席地一坐，伸手就能在地上、在书架上，找到与自己有缘的书本翻看。

想买下它时，价格巨便宜。老板心情好时，大手一挥，一口价就给你了。